



蔡骏 · 作品
CAI
JUN

猫眼



万卷出版公司

蔡骏文集
叁

蔡骏文集 叁

猫 眼

MAO YAN

蔡骏·作品

万卷出版公司

© 蔡骏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猫眼/蔡骏著. —沈阳:万卷出版公司, 2008. 12

(蔡骏文集)

ISBN 978-7-80759-510-6

I. 猫… II. 蔡… III. 恐怖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9847 号

出版发行: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:110003)

印刷者: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147mm×210mm

字 数:270 千字

印 张:13

出版时间: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董立剑

特约编辑:马中才 傅复强

装帧设计:贾 嘉

ISBN 978-7-80759-510-6

定 价:25.00 元

联系电话: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024-23284454

传 真: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 lnpgc. com. 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引子

雅克·萨非是在凌晨5点钟醒来的，下巴一阵轻微地颤抖，几乎能听到自己上下牙齿间的碰撞声。他仿佛是刚从溺水中被解救出来一般，贪婪地深呼吸了几口，让黎明时分寒冷的空气灌入自己的体内。

微微睁开眼睛，看到窗户正莫名其妙地开着，一阵风直扑到他衣领敞开的脖子上，忽然有一种喉咙被人扼住的感觉。雅克记得自己入睡时明明把窗户锁好的，他伸出微微抖动着的手，重新关好窗户。此刻，窗外淡紫色的天空渐渐地发亮，黑夜即将过去，晨曦很快就会覆盖上海的大地。

雅克清理了一下杂乱而潮湿的头发，发现额头上满是汗珠。那个该死的梦！雅克又回味着刚才所遭遇的噩梦，在最近的十几天，每当这个时候，这个相同的梦就会造访他的灵魂，纠缠着他，吞噬着他。梦里的那个中国男人，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，看着雅克，中国男人伸出手，那手显得异常苍白，食指缓缓地指向了雅克的眼球……雅克猛地抬起双手保护自己的

眼睛，再也不敢回想这可怕的梦境。

可是，雅克今天还是要去看他的中国朋友，因为，那个人将在今天清晨被处以死刑。

瞬间，雅克的眼前又掠过了那栋黑色的房子。

他有些喘不过气来，立刻从床上跳了下来，穿上租界警官的制服，走出房门。

这是 1936 年的上海法租界的街头，天色已经微微地明亮了，雅克打了一个冷战，他冰冷的脚步声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回荡起来，只有两边的梧桐树叶听到了他脚步里隐藏着的東西。

天上忽然飘起了雨丝，雅克加快了脚步。

清晨 6 点，雅克·萨非警官走进了法租界监狱，穿过阴森漫长的地下走廊，来到一间小房间。房间里有几个中国人和法国人，他们都穿着制服，神色冷峻严肃。

雅克对他的中国同事问道：“他醒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已经醒了，一切正常。现在就让他出来吗？”

雅克沉默了一会儿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几分钟以后，房间里的人们听到了一阵脚镣的声音，他们都有些紧张，尤其是雅克。门打开了，金属之间碰撞的声音有些刺耳，终于，雅克再一次见到了他。

那个人显得异常平静，穿着一件纤尘不染的干净衣服，只有手铐和脚镣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死刑犯。雅克极不情愿地看着他的脸，忽然，他向雅克微微一笑。雅克禁不住后退了一

步，但随即感到自己在同僚面前丢了面子，是他亲手把眼前这个人送进监狱的，这使他成为了租界最有名的探长。

首先说话的却是死刑犯，他微笑着用熟练的法语打招呼：“雅克，早上好。”

雅克低下了头，避开对方那熟悉的眼神，默不作声。

“就是今天吗？”死刑犯显得异常从容。

雅克怔了怔，终于点了点头。

对方继续说：“我知道，就是今天。雅克，外面下雨了吗？”

那声音很柔和，如同在絮叨着家长里短。雅克受不了他的这种语气，干咳了一声，然后用严肃的官腔说：“你要吃些什么吗？”

同僚端了一盘子丰盛的饭菜放在死刑犯的面前。死刑犯点了点头说：“最后的早餐？”然后，他把被铐住的双手抬起来说，“能帮我打开吗？”

雅克犹豫了片刻，小心地打开了手铐。

死刑犯活动了一下手腕，轻轻地说了声“谢谢”。然后，他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开始慢条斯理地享用那一盘饭菜。吃完以后，他平静地说：“我吃饱了，谢谢。”

另一扇门打开了，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围着死刑犯，把他带到了行刑室。

这是一间密封的房间，冰冷的墙壁上似乎印刻着某种奇怪的东西，雅克每次走进这房间，观看他的犯人的死刑时都会闻

到一股特别的味道，那是死者们留下来的，恐惧，抑或欢乐？

房间中心竖着一具不大的绞刑架。绳索和绳圈都已经系好，悬挂在横梁上，就像是一条蜷缩着身体的蛇，随时都有可能向人吐出舌头。

没有人催促，死刑犯自己走上了绞架。他没有要蒙脸布，默默地看着房间里所有的人，然后，他把绳圈套在了自己脖子上。

他缓缓地向雅克说：“可以开始了。”

雅克回答：“既是开始，又是结束。”

脖子还在绳圈里的死刑犯似乎在纠正说：“不，既是结束，又是开始……”

“开始”两个字的声特别长，余音长久地缭绕。雅克来不及想这句话的意思，但他依然有些不寒而栗。

此刻，绞架下的踏板打开。

雅克忽然想吐，他冲出了房间，趴在冰冷的墙面上。

10分钟以后，同僚们从行刑室出来，告诉雅克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问他还要不要进去看一看那个人？雅克摇了摇头，他永远都不要再见到那张脸。此时此刻，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，离开这里，离开上海这座城市，远远地离开，永远也不要再回来。因为，这里有令他恐惧的梦魇，那个刚刚断了气的人，还有，那栋黑色的房子。

一个月后，雅克·萨非踏上了从上海驶往马赛凯瑟琳公主号客轮。当凯瑟琳公主号客轮进入印度洋以后，有人在黑夜

里看到一个 30 岁左右的白人男子纵身跳入了大海，随即被黑暗的波涛所吞没。

当客轮停靠在目的地马赛港以后，在全部的乘客中，唯独失踪了一个叫雅克·萨非的前上海法租界警官。

午夜。

窗，忽然开了。

风吹进了房间，微微拂动着雨儿的头发，柔柔的发梢摩挲着她的脸颊。雨儿睁开了眼睛，房间里一片漆黑，就连窗外也没有多少光亮。忽然，她听到了某种声音。

那声音来自雨儿的头顶，“笃——笃——笃——”

她的心跳突然加速了，那声音清晰地传入耳朵，就像一把凿子嵌入她的心脏，让她的心里是如此难受。那是从天花板上发出的声音，像是某种脚步声，不断地徘徊着，从天花板的左面一直走到右面，从前面走到后面，似乎还有某种规律。

这里是七楼，是这栋楼的最高一层，天花板的上面就是楼顶的天台了。

“笃——笃——笃——”声音的频率似乎越来越快，透过房顶和天花板在房间里回旋着。是谁在深更半夜跑到楼顶的天台上了去呢？雨儿的后背忽然莫名其妙地渗出了冷汗。

这个时候，她才发现身边的童年不见了。她伸手抚摸着身边的被单，还微热着，她想叫他，但也许是喉咙口过于干渴，竟然说不出话来。

楼顶的声音还在继续。

雨儿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夜风迎面扑来。她小心地关上了窗，又抬起头看着天花板，那奇怪的脚步声穿透了一切的阻拦物，直逼她的耳膜和心房。

她披上了一件白色睡衣，然后走出房门。黑暗的楼道里什么都看不清，左边是下去的楼梯，右边是通往天台的楼梯，她选择了右面。

楼顶的天台，空旷无物，只有几个水塔孤零零地伫立着。风很大，一片黑暗里，四周都是万丈深渊。头顶是满天的星斗，不知道在向雨儿暗示着什么。她借着周围大楼上彻夜通明的2002韩日世界杯广告牌所发出的光线努力地看四周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连那奇怪的脚步声也消失了。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让她几乎站立不稳，后退了好几步，她再也不想留在这可怕的地方，缓缓转过了身体。

忽然，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。

雨儿猛地回过头来，伸出手用力地向身后推去。接着，身后传来了她所熟悉的声音。

“雨儿，是我。”童年倒在了地上，然后缓缓地站了起来。

“童年？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雨儿这才从惊慌失措中回过神来，微微喘着气。

“我睡不着，心里一直在想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黑夜里，他们看不清彼此的脸，于是就靠得很近，近到童年能闻到雨儿体内深处所散发出来的气味。他一把搂住了雨儿，在她耳边轻声地说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

“那快下去吧。”雨儿低吟着。

“不。”童年摇了摇头，“我说的是回到我在上海的家。”

“上海的家？”

“是。”

雨儿有些疑惑地看着童年问：“你不是说你已经没有家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有家，我的家在——”童年把目光从雨儿的面前移开，望着远方，缓缓地念出了三个字，“黑房子。”

“黑房子？”

突然，一阵奇怪的风掠过天台，风把披在雨儿肩上的白色睡衣高高地掀起，如同一个白色的幽灵跳着华尔兹向楼下缓缓坠去。

二

客轮缓缓驶进了吴淞口，冲破笼罩在江面上的薄雾。雨儿没有跟着童年挤到甲板上去，而是守在舷窗边，静静地望着雾气弥漫的黄浦江和江边那些模糊的景物。这一切呈现出一股青黑色，如同一幅铺开在江面上的丹青水墨，近乎纯粹的写意。

她能理解童年为什么要突然决定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小城而回到上海，也许是因为她和童年在一个星期之内双双失去了工作，也许是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而产生了厌倦，也许是因为童年的黑房子……

雨儿不愿再多想，她也想换一个环境，至少在上海能重新找到工作。想到这些，她的心情就好了一些，这时候，她可以透过薄雾望见外滩的那些建筑。于是，她心里有了一些特别的感觉，这与70或80年前乘着海轮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所被触发的感觉是一样的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快到码头了，收拾行李走吧。”童年来到了她身边说着。

10分钟以后，童年和雨儿在十六浦客运站码头下了船，他们的行李很少，穿过拥挤的人群，来到了马路边。

雨儿有些贪婪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，说实话这里的空气并不是很好，她回过头，眺望着黄浦江对岸的浦东陆家嘴，几十栋巨大的建筑矗立着，浓重的雾气把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那高高的顶层笼罩住了。雨儿没想到自己对上海的第一印象居然是雾。正在她凝视的时候，童年已经拉着她上了一辆出租车。

出租车一路上绕了很多弯路，并不是司机故意这样，实在是童年自己也讲不清楚他的目的地在哪里。他几乎忘了自己过去住在哪条路上，唯一记得的是“黑房子”，他是这样对司机描述的——“一栋黑色的房子，3层楼高法式洋房，有一个砖砌的烟囱。到人民广场大约有6站路，到徐家汇大约有5站路，到静安寺大约有3站路。”

雨儿觉得童年的描述就像现在弥漫的雾气一样让人不可捉摸，最后她拿出了地图，和童年一块儿在地图上寻找，终于一步步地缩小了寻找范围。

最后，出租车在一条绿树成荫的小马路边停了下来，童年和雨儿下了车，抬头望见了那栋黑色的房子。

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默默地看着那栋隐藏在绿树丛中的房子，看不清房子的正面，只能看到3楼和黑色的屋顶，还有个早已废弃了的烟囱。这栋房子的外墙和屋顶都是黑色的，虽然看起来很坚固结实，但黑色也隐隐地露出了一些晦暗阴霾的气氛，就像刚才的雾。

雨儿仰望这栋房子的屋顶，那是一种经常在法式建筑中看到的“蒙夏式”屋顶，屋顶有两个坡度，顶部坡度平缓，下部和两侧坡度陡峭。雨儿向旁边走了几步，发现在屋顶的另一面，似乎还有一个“老虎窗”式的天窗或阁楼。

忽然，她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，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预感，这预感到底是什么却又说不清楚。一阵风吹来，拂动着她的发丝，雨儿低下了头，身体向童年身上靠了靠。

“雨儿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到家了啊。”

“也许，也许刚才在船上着凉了。别担心，我没事的。”雨儿又抬起了头，她忽然觉得这栋房子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她缓缓地问：“黑房子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雨儿仰望着黑色瓦片覆盖的屋顶问：“这里就是你的家？是在哪一层？”

“全部。每一层都是。”

“每一层？你是说，这整栋小楼都是你家的？”雨儿显得非常惊讶。

与雨儿的惊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童年的平静，他淡淡地回答：“没错，整栋楼都是我家的。”

“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什么人都没有，这栋房子已经空关了十几年了。别问了，跟我来吧。”说完，童年拉着雨儿略显激动的手向路边的一条小巷走去。

雨儿看到在房子和马路的中间隔着一块很大的绿地，绿地里生满了各种植物，密密麻麻，显得阴郁而深邃，许多树木也许有数十年的树龄，把房子的一二层都覆盖住了。小巷很深，但童年走到巷边第一个门就停了下来。那是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，童年从包里掏出了一把老式的钥匙，塞进了铁门的锁眼里。

“但愿这把钥匙还能用。”童年对自己说。

钥匙在锁眼里转了很久才把门打开，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，童年轻轻地推开铁门，雨儿跟在他身后小心地跨了进去。门里是一个天井，天井里散发着一股成年累月的落叶腐烂后的味道。天井的围墙围着黑房子整整一圈，雨儿注意到围墙的另外一头坍塌了，有一个一米多宽的缺口，但被外面的绿树覆盖着。

“雨儿，看什么呢？快进来。”童年已经打开了底楼的房门，走了进去。

雨儿紧跟在后面走进了黑房子，一进门，她就闻到一股陈腐的味道，用手在鼻子前面挥了挥。

童年拍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别害怕，这房子已经十几年没人住过了，所以一定积了很多的灰尘。”

雨儿看了看客厅，非常宽敞，摆放着一些很简单的家具，墙边还有一个大壁炉，直通屋顶的烟囱。这里采光不太好，显得异常阴暗，使得童年的脸一直被阴影覆盖着。她小心地迈动着步子，看到客厅的尽头是一条走道，走道边上似乎还有房

间。在客厅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厨房，现在堆满了各种杂物。客厅里有一道楼梯通往2楼。她轻声地问童年：“你就是在这里长大的？”

“是的，我就出生在这栋房子里。在我10岁的时候才离开这里，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，一直到现在。”

“为什么过去没对我说这些？”

童年摇了摇头：“有这个必要吗？我不想回忆过去，不想。”

雨儿听出他的话里隐藏着某种苦涩，她带着歉意说：“对不起，童年。”

童年微微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我会慢慢告诉你的。来，我们上楼去看看。”

雨儿跟着童年踏上了楼梯，脚下的木板立刻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声音，似乎随时都会散架。雨儿不敢用手抓旁边满是灰尘的木栏杆，只是小心地看着脚下。

“别怕，我小时候这楼梯就是这样，不会有事的。”童年伸出手拉住了雨儿。

“童年，我只是感到——”她没有说下去。

“感到什么？”童年拉着她继续往上走。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雨儿微微叹了口气。

他们来到了2楼。迎面就是一条阴暗的走廊，走廊边没有窗，雨儿什么都看不到，只能依靠被童年紧紧握住的手来辨别方向。童年伸出手，在墙壁上摸索了好一会儿才摸到电灯开

关，电灯的光线也不停地跳了许久才照亮了走廊。

童年沿着走廊向前走，走到了第二扇门前，雨儿忽然觉得有一双眼睛……不！一只，是一只眼睛正在看着她。她一抬头，看到那只睁大着的眼睛——猫眼，那扇门上装着一个猫眼。

雨儿缓缓地吁出了一口气，但那种奇怪的感觉还在。童年刚要开门，她却说：“等一等，这个猫眼很奇怪，好像……好像是装反了吧？”

“嗯，是装反了。”

雨儿又仔细地看了看猫眼说：“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从门外向门里看的猫眼呢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反正在我出生以前就有这些猫眼了。”

“这些猫眼？”

“是的，这栋房子里面几乎每一扇房门上都装了猫眼，而且全是从外向里反装的。”说完，童年把眼睛凑到了猫眼前面往里看去，忽然，雨儿看到童年猛地向后退了一大步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弹了出来一样，表情非常奇怪。

“怎么了？”雨儿拉着他问。

童年呆呆地站了几秒钟，然后摇了摇头，轻声地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雨儿疑惑地看着童年，忽然把自己的眼睛凑到了猫眼前面。透过猫眼，她看到房间里面一片模糊，就像是蒙了块磨砂玻璃，什么都看不清。